

北平團

惠存

良民 日記

丁亥贈



著名未

小 序

記得清代鄭板橋說過：『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現在蘇州却滿街都是『良民』了。我正住在蘇州，故亦以『良民』自稱，雖然我平時的品性也未必優良。

蘇州原有富於詩意的風景，自經『友軍』佔領與『維新政府』定爲江蘇省會之後，更一躍而爲『王道樂土』，我得天獨厚，在此『王道樂土』，共慶昇平，既其樂之融融，亦其樂兮洩洩。

竊念『友軍』之愛民如子，『當局』之與民維新，恩被四方，名垂千古。我民躬逢其盛，允宜歌功頌德，點綴昇平。惟自愧不才，吟詩詠歌，既恐平仄之失黏；駢四儷六，又慮對仗之難工。不得已，寫些日記，湊湊熱鬧。

抑有不可不聲明者：我這日記，名爲『日記』，實則『雜記』。舊小說中每有『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之語，我則『有話則寫，無話不寫』，蓋取實缺毋濫之意云爾。——是爲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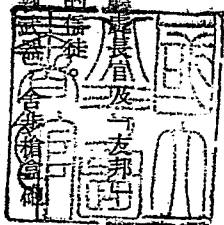
十月二日

籌備已久的祀孔大典，於今晨三時舉行。「江蘇省長」陳則民暨所屬各廳處長及「友邦」文武大員，都親往致祭，總計參加大典者，不下數百人。原來他們都是孔子的信徒。

此次祭禮，確極隆重，有樂有舞，有聲有色。文廟內布崗護衛，衛隊所執大刀長矛，精神飽滿，而改用大刀戈矛，令人有盎然思古之念。大成殿門前亦有衛士四人，手執大刀長矛，精神飽滿，時值深夜，威風凜凜，三通鼓起，古樂齊鳴，舞生起舞，陳「省長」等即肅穆致祭，祭畢，樂舞重作，舞生頭戴秀才巾，身穿藍海青，手執羽籥，或身穿紅海青，手執干戚。全體與祭人員，都一本正經，並不認為滑稽，整齊美觀，莊嚴隆重。孔子在天有知，恐將快活得笑痛肚皮。

蘇州「友邦」特務機關於今日上午復舉行擴大宣傳，散發傳單。江蘇「省政府」亦即制標語於各街市分別粘貼。傳單標語的內容，不外乎「尊重孔子以謀中日親善」或「儒教昌明，必須中日提攜」。本來孔道廣大，無所不包，中日提攜，中日親善，自然「亦孔之道也」。

蘇州新報並發祀孔特刊，載有陳則民宏文，題為「明禮篇」，洋洋千言，頭頭是道，對於孔聖學說，頗多闡發，所缺然者：陳「省長」對孔於子的「夷夏之防」及「攘夷狄」這類思想，似欠研究，所以文中並無說到。



中日人士聯合隆重祭孔，誠空前未有之盛舉。不過我想，這次最好剛復自用的子路無靈，否則此公有點不識好歹，看到這種情形，難免要「悻悻然」。

十月四日

今天蘇州新報上載有大民會工作殊努力，並將該會綱領，章程，規則，全部公佈。綱領中重要文句，即：「中日提攜以謀東亞之自主興隆」。本部設於上海，蘇州定為聯合支部，管轄吳縣，吳江，常熟，太倉，崑山，無錫，武進，嘉定，江陰等九縣。蘇州聯合支部長為馮心支，宣傳科科長莊紅秋。（即舊充律師的莊驤）現莊科長正在準備為大民會作擴大宣傳，廣招會員。

聽說大民會是「友邦」的忠實信徒，勢焰非小，地位超然。但該會究竟是什麼東西，我還不會明瞭。曾將「大民」兩字請教朋友，朋友對我說：所謂「大民」，即頭等老百姓也。我想，這樣解釋大致不錯。本來幼時讀孟子至「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總有點懷疑：何以民為貴，社稷反而次之？現在才明白了其中的真諦。夫小民何貴之有，「大民」斯貴耳。有了「大民」，「社稷」自然「次之」了。故國家儘可送人，「大民」我自為之。

十月五日

清晨赴茶室品茗，遇見一位現充「教廳」書記的某君，於是我就請他談談「教廳」中的情況。他說：我們的廳長秦冕鈞過去曾在上海正始中學教書，該校校長陳羣現已榮任「維新政府內政部部長」，大致即憑陳羣的關係，所以秦冕鈞就榮任了「蘇省教育廳廳長」。隨同他來蘇的人員，都很幹練，但於文墨似欠考究，科長每將「照辦」誤書「照辨」。我乃小書記，自然只得不「辨」正誤，由他「辨」下去。教廳督學，又很多是「圈子中」人云。某君言下頻頻搖頭，頗有輕視之意。我却向他說，江蘇教育從此才有辦法，督學而以書生充任，學校當局又誰會懼怕？何從整頓？現在既是「圈子中」人，那末當調查學校見有校長辦理嚮敗，就可關照他「識相點」或者竟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十月八日

今天是舊曆中秋佳節。「省長」陳則民爲向「友邦」頌功報德起見，東邀特務機關長及駐軍各長官假「省府」後花園設宴賞月。有人說：此亦王道樂土共慶昇平之意，惜未能與民同樂爲缺然耳。

十月十日

中秋節才於前天過去，雙十節又來臨了。這是蘇城淪陷後的首次雙十節，「省政府」與大民會事先均有盛大慶祝的準備，藉以共慶昇平。「省府」門首搭彩牌一座，燦爛耀目。各街市通衢要道遍貼「慶祝雙十節勿忘中日提攜」等標語。現在「中日提攜」，「中日親善」等文句，已成藥裏甘草，什麼紀念都用得到。「省府」於上午十時舉行慶祝典禮，備有茶點，招待「友邦」來賓，同時「友邦」飛機在天空散發慶祝傳單。「省長」陳則民暨大民會馮心支等均有長篇演說。蘇州新報亦發行特刊，演辭論文對「友邦」極歌功頌德之能事。我怕肉麻，不敢卒讀。

十月十三日

在王道樂土過日子畢竟也不容易，今天「省府」發表聯保賞罰暫行章程，中有「保甲內如有抗日運動及濟敵容共行為參加者，及知情隱不報告官長者，全甲戶長處死罪」。讀之不覺懷懷然。

十月十五日

由「友邦」上原甫太郎率領之各國新聞記者團於今日蒞蘇。陳「省長」在「省府」設宴洗塵，並即席致詞，報告已往施政經過及此後施政計劃。關於述及施政計劃中教育部份有「教育與

禮教與讀經方案，正在我同人詳細商討之中……，若因灌輸科學知識而廢棄禮教之薰習，不能成爲吾中國人；若欲保存禮教，泥守古訓而蔑視科學，亦不能成爲現時代之中國人。讀經亦然，若將五經一一遍讀之，經生雖多，何裨世用？必切於日用倫常者，躬行而實踐之……」等語。論者謂陳「省長」不廢棄「鞠躬如也」這類禮教之薰習，同時也不泥守「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古訓，讀經也祇讀「親仁睦鄰」諸句之切於日用倫常者，並不去讀「夷夏之防」及「攘夷狄」這類無裨世用的話，所以陳「省長」才是吾中國人，才是現時代之中國人。

十月二十二日

廣州我軍撤退了，「友邦」駐軍喜形於色，汽車遊行街市，藉示慶祝，「省府」與大民會各機關隨之和調。「友邦」人士說「慶祝廣州陷落」，中國人却也說「慶祝廣州陷落」。我懷疑廣州不是中國的領土，或者蘇城新貴不是中國人。否則中國領土陷落，怎麼中國人自己也會慶祝？在王道樂土讀的小學生真開心，廣州陷落，無知的小學生奉命放假半天，參加遊行慶祝了。

十月二十三日

「維新政府」也居然要懲治國賊！

蘇州新報載有「維新政府」懲治國賊，禍國殃民者處死罪，大字標題，十分醒目。在這個年頭，誰是國賊？誰是禍國殃民者？我們小百姓實在有點弄不明白。見此標題亟讀全文，原來這是「維新政府內政部」所擬訂的懲治國賊條例：其第一條是：「保持一己或其黨羽之權位，與外國開戰，致喪師失地，禍國殃民者爲國賊，處死刑」。讀此我才懂得了國賊的定義。我把這定義很用心的記在腦中，我想，將來文官考試也許會出「何謂國賊」的題目呢。全文共十條，約言之，凡附和國賊，同有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的危險。

「維新政府」內政部部长是陳羣，據報載，他訂此條例，乃以「近來國賊披猖，藉此統謬宣傳，以淫晦正義人道，於是優秀份子，日被其中傷；而禍國殃民之徒，均得逍遙法外，國是日紊，綱紀不張，自非明定罪刑，不足以塞若輩之胆，爰特擬訂懲治國賊條例」。立論堂皇，確合部長口氣，我們要是光讀這一篇文章，又誰會相信出之於「維新政府」內政部部长？

也許因陳羣這話太合部長口氣了，所以一輩不良之民讀了却說，這正是代中央說話，所謂：禍國殃民之徒，均得逍遙法外，國是日紊，綱紀不張，正「夫子自道也」云。

十月二十六日

堅守了半載有餘的漢口，終於又以戰略關係放棄了。這消息傳至蘇城，「不良之民」則如喪

考妣；新富新貴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我人庶幾可升官發財安居樂業矣。漢口不失，主張親仁睦鄰的「思想純正」之徒，心中多少有點忐忑不安，漢口一失，才加強了他們親仁睦鄰的勇氣。

下午到觀前街，熱鬧非常，見有大卡車圍以白布，上書「祝慶漢口陷落」六大字，遊行街市。同時牆壁上也貼滿着大民會所製的「慶祝漢口陷落」的標語。「皇軍」歡聲震天，「大民」亦歡聲動地，中日一家，氣象昇平，漪歎盛哉！

我想，「慶祝漢口陷落」的六大字，用之於「友邦」人士，當然合理；中國人寫這標語，在文義上總欠通順。漢口是中國人的領土，漢口克復，才得慶祝，漢口陷落而曰慶祝，何從說起？如必欲和「友軍」之興，必欲認為全仗「友軍」大力，攻下漢口，才如了我們的心願，我覺得，我們也祇能說「慶祝友軍攻陷漢口」，那末在文義上似乎比較的講得過去。不過，細想這樣措辭還是不通，漢口畢竟是中國人的領土，中國人的領土陷落而中國人自己慶祝，總太幽默了。

有人對我說，中國向有「神秘國家」之稱，所以中國人民都帶有神秘性的。本來某一國領土的陷落，而某一國人民自己慶祝，乃中外所絕無，古今所未有也。現在竟然有之，足見中國人有進步，中國人更神秘化了。

蘇州新報載有：大民會蘇州聯合支部宣傳科籌備慶祝武漢之陷落，擬於日內聯合各機關召集

民衆，舉行遊藝大會，並提燈遊行，刻宣傳科長莊慶已在計劃一切。吳苑一輩茶客在議論莊慶不知是何心肝，有人說他是中日雜種。

歸途獨行無聊，心中想漢口陷落，熱誠慶祝，萬一日後克復，將何從表示呢？想來祇得大家痛哭流涕了。嗚呼，噓嘻！

十月二十九日

下午參加某西人的茶話會。某西人去秋在中國，去冬返美，最近到過捷克，上月來華，道經日本，也登岸小住數天。他對於別後的經過，有不甚簡單的報告。他先說：「此次捷克將蘇台德區被迫割讓，捷克民衆感到無上悲痛，他們不願在強力之下過日子，割讓的前夜，紛紛含淚告別，他們愛自己的土地，臨行時，他們都俯着身體向土地接吻」。接着他又說：「當我在日本登岸，深受檢查員的注意。日本民衆對於此次中日戰事，不甚表示樂觀。他們對於事態的真相如何，茫然不知。當局很嚴厲的統制新聞。日本當局所報告於民衆的，祇是說中國已遍地共匪，皇軍開赴中國，祇是剿匪，中國政府早已瓦解，中央軍早被打盡，現在祇是共匪肅清，對華的什麼目的都達到了，民衆所知者僅如此。他們絕不曉得中國尚有政府，更不知中國繼續着在長期抗戰。我到了日本，有很多朋友來探問事態的真相，我們很秘密的開了一個茶話會，我報告了一些

大路的實情，他們都感到悵然，他們都焦急着戰事的漫無限期。

我聽到以上的報告有兩點感想，一：我覺得住在蘇台德區的捷克民衆不及中國人的聰明，向土地接吻，這是多多愚笨的事，何不效中國「大民」，本「社稷次之」之義，也來一個德捷親善？二：日本在華打了這樣的勝仗，何必還要隱瞞民衆，不把事態的真相暴露？

十一月二日

自武漢淪陷後，蘇州大民會以當天的草草歡呼，不足以資親善，即忙於籌備盛大的慶祝會。主其事者，爲馮心支，姚仲芳，莊驥。莊驥爲該會宣傳科長；故賣力尤多。今天慶祝會開始舉行了，下午一時在北局開明戲院舉行遊藝大會，傍晚舉行提燈慶祝，盛況熱烈，空前未有。不料武漢淪陷比漢土光復民國成立的雙十節還快樂。

無知的小學生又是奉命放假半天，參加慶祝，教師奉命率領，頗有秩序。蘇城「友邦」駐軍眼看中國人這樣的善於親善，也快活得眉花眼笑，聽說那天凡參加慶祝者都餉以餅乾糖菓，並各獎手帕一方。皇恩浩大，黎民感激涕零。

有許多人都在議論何以「皇軍」獎以手帕？我說，恐奉命參加者思之傷心，黯然流淚，故獎以手帕，用資拭淚。但是否有當，還祈公決。

前任自治會學務處長現任晉京出席「反共救國大會」省代表的潘經耜老先生，在觀前街看完提燈會後，入吳苑品茗，他滿臉笑容，盛稱參加慶祝者之精神，適有賣餅者大發議論，力罵蘇人之不要臉，經翁聞之却說：「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旁座茶客就問他：「像你老先生是仁者呢？還是智者」？他瞠目不知所答。

今天天氣本來陰沉，提燈會於五時半由草橋操場出發。總指揮爲大民會莊驥科長，銀笛一聲，軍樂聲起，可惜行未數步，天却下起雨來了。於是許多精美燈彩，爲之減色，昊天不弔，大煞風景。

十一月三日

近來蘇城樂事真多，提燈慶祝才於昨天過去，今天却又「友邦」明治天皇節。駐軍廣野部隊舉行慶祝大典，事前東邀各機關參加。簽到中日來賓數百人。觥籌交錯，歡呼暢飲。席間藝妓侑酒，參加歌舞，賓主興高彩烈，莫不大醉。秦「教育廳長」冕鈞，酒色兼好，見藝妓侑酒，歡欣欲狂，中日一家，於焉見之。

小學生又是放假半天，全城小學生一千數百人，由「縣府」教育科長高懷之率領至閶門外花園飯店廣野部隊向廣野隊長致敬。我覺得王道樂土中的小學生，彷彿成了公家雇用的小堂名，蓬

有「友邦」的喜慶大典，他們總有份的。

真令人難信：明治天皇節，中國人之醉酒狂歡，竟甚於「友邦」人士。或曰：「自己的總理誕辰，默爾無聲，人家的明治紀念，興高采烈，何厚於彼而薄於此耶？」我曰：「此亦克已待人之旨耳」

十一月四日

「維新政府」將於十一月六日召開「全國國民反共救國大會」，本來在「皇軍」保護之下，誰都沒有胆量敢言救國。此次好得旨在反共，既反共兩字寫於前，故亦不妨將救國兩字繫於後。江蘇省早於日前組織「反共救國民衆大會」，鄙人雖亦江蘇民衆之一，但並未參加，因為這個「民衆」原指「大民」而言，像我這樣小百姓自然沒有份的。

這個「民衆大會」昨天在「省府」舉行，有開會辭，有宣言，有通電，（文辭「友邦」人士也認為滿意，當然精彩）並即席推定潘經相老先生為全省民衆代表。潘代表就在今晨首途晉京

潘經相素主親善，此次為全省民衆代表，我們小百姓也深慶得人。可惜有一件事乏味了：聽說當潘代表行至火車站，不知爲了什麼誤會，竟被「友軍」餉以「耳光」。

這消息我從吳苑聽到，當時不覺義憤填膺，潘翁是全省民衆代表，全省民衆代表吃「耳光」，似乎有關全省民衆的體面。我當時頗想爲此事發通電，起宣言，請求當局向「友軍」提出抗議，過去在報上所讀到的「全省民衆，願爲後盾」這話擬即引用之於通電宣言之中。繼思「抗日者處死刑」，「省府」律有明文，豈可放肆，自蹈法網？且在潘老先生心裏認爲「耳光」任他人打，「代表」我自爲之，他本人既不介於懷，我又何必多事？這樣一想，頓時義憤全消，混身舒服。

十一月六日

上午在茶室中遇見某詩人，他邀我下午去聽經。閒談中他又說及「友邦」也頗崇佛學，但却好殺。我說：這正是成佛不二法門。俗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根本不執屠刀，何從放下？既不放下，便不成佛。「友邦」好殺，各執屠刀，將來一旦放下，必個個含笑西逝，成佛昇天。詩人聞之，爲之莞爾。

十一月七日

某君講給我聽，吳縣縣公署昨天也召集各機關學校舉行「吳縣反共救國大會」。縣長郭曾基致開會辭，並宣讀預先擬就的致「反蔣反共大會」的通電，最後說請諸位默想，我們此時得享太

平，是靠誰的力量？假使沒有「皇軍」，我們的痛苦將伊於胡底？各代表們聆此宏論，莫測高深，不知所答。

我們的郭縣長對於親仁睦鄰之道，真做得十分週到。即此一端，大可名垂千古，功蓋萬世。乃吳江金松岑先生執於書生之見，對於我們這位父母官頗有閒言，聽說某次宴席上，有人談及縣長之德政，松老大罵其卑鄙，盛怒之下，言不擇辭，竟說：「這位郭先生真要請他吃『郭先生』呢。」

十一月九日

今天蘇州新報載有「教育人員思想各取連保」的新聞一則，原文云：「縣公署昨奉特務機關通知，着查報全縣教育人員之思想是否純正，限於十二日以前查復，並須連保。教育科科长高懷之昨特分令各縣之中小學校遵令填報。教員由校長簽保，校長由教育科科长簽保，私立小學教員校長則由各該校校董簽保」。同時又載有教廳訓令各縣，指示教導方策要點，着重在提倡親仁睦鄰，什麼青年思想，對於「友邦」人士，應有禮貌，萬不可結黨營私，自致紛亂，背禮忘義云云。

目下蘇州既滿街都是「良民」，這樣一來，教育人員思想將愈趨純正，從此良師出高徒，世

世子孫永無不良之民了。幸何如之！

十一月十二日

午後赴觀前，途遇舊時同學某君，他的父親是事變後新貴之一，子以父貴，父親做了官，某君自然也很有威風，自愧小百姓，不敢高攀官家子弟，故低着頭默然而走。乃故人情重，先來招呼。他問我：「如何得意」！我答：「無事可爲」。他說：「最近我也失業」。接着他申說所以失業的原因，旋復告以此後的希望。他說：「家父近與「友邦」人士相聚頗得，正在設法爲我謀一縣長位置。現在「省政府」沒有用，祇要「友邦」人士一句話，「省府」那敢違命？而且我資格上也還說得出，所以這事倒有成功的可能性的」。我說：「當然。以令尊之威望與閣下之才，謀個縣長做做自然可能的」。他聽到我這恭維話，混身感到舒服的愉快，無以爲報，就說：「待我縣長做成，我們舊時同學總要共聚一起的」。我得到這個預約，受寵若驚，一時答不出話來。隔了良久，才和他點點頭，道了聲「再會」，逕往茶室品茗。

十一月十五日

今天縣署召開全縣小學校長會議。我的朋友某君是小學校長之一，他報告我：「友邦」代表

岸要氏亦列席演說，他十分尊重曾國藩，大意是：「曾國藩平洪楊之亂，盡瘁國事，凡十五年，勞苦功高，雖權重當代，而仍忠心帝室，無反清之謀，此其所以流芳百世；主張抗日者必遺臭萬年」。岸要氏講畢，接着郭曾基縣長訓辭，郭縣長即根據岸要氏演辭加以補充的說明，他勉勵各校長都做曾國藩，思想要純正，萬不可反叛，更不可抗日，即此題材，已甚得體，何況他又反覆頌揚「友邦」之功德，聽得岸要氏點頭稱善，各校長則有點不識好歹，當他「放屁」云。

十一月十七日

日來盛傳華南我軍打得很好，廣州附近各地，相繼收復，我軍已逼廣州近郊，克復廣州，指日可期。這消息果真屬實，我想，我們日內可籌備開哀悼會了，廣州陷落，我們既狂歡以慶祝，廣州克復，我們自然祇得痛哭而哀悼了。質之大民會諸公，不知以為如何？

十一月廿二日

近來「友邦」對於我民思想訓練，十分重視。今天在某中學看到縣政府送去的指令一件，內附曾國藩討粵匪檄一文，令各校向學生詳細講解，令文中有：「事關思想訓練，萬勿等閒視之」等語。據說這文是「友邦宣撫班」岸要氏關照各校讀的。文長近千字，力言粵匪之殘酷。開頭就

說粵匪蹂躪州縣數千里，被難人民數十萬。匪寇所至，寸草不留。岸要氏所以揀選此文令各校誦讀，也許旨在表白抗戰之苦民，我細研文意，却覺得我人的確大可讀到。這倒真是一篇切於現實的訓練思想之文；粵匪殘酷云云，正「夫子自道也」。不過文中言當年粵匪，「婦女不肯解足者必斬其足」，以我所知，今日則並無強令解足之事，若就該句改句「婦女不肯解褲者必斬其首」，那末更切於現實。

十一月廿三日

「維新政府」也頗會玩把戲，聽說不久又將召集全國「大民」集京，開一個「全國民衆大會」了。

「江蘇省政府」愛國不敢後人，於前天即召集各機關團體，舉行省民大會。「新貴」，「大民」，「友邦」代表，濟濟一堂。先有陳「省長」致開會辭，繼以「友邦特務機關長」之訓詞，「大民會」馮心支，莊驥亦相繼演說。莊驥出身微賤，現在名列新貴，得意忘形，他的演辭中有「現在幸得友邦之助，始有今日」。此本莊驥之常談，亦新貴之通論，朋友告訴我，蘇州一般人都在欽佩莊驥的直爽，因為這真是莊驥的由衷之言。事變前莊驥原是一個「邊二」律師，誰都看不起他，現在居然榮任科長，名列新貴，無怪他念念不忘聖恩，而時常在說「幸得友邦之

脚，始有今日」了。

午後赴觀前，見路上貼滿着「大民會」的關於「全國民衆大會」的標語，其中有一條標語是：「全國民衆大會，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會議。」我覺得下面最好添注「誠恐各界誤會，特此鄭重聲明」十二字，庶不致誤。

十一月二十四日

目下「友邦」所最焦急的就恐青年思想不正，誤入歧途，故急急於純正青年的思想。前天已揀選會國藩討粵匪檄令縣府轉令各校向學生詳細講解，今天聽說各校又接到縣府通令，有三個題目令各校長向學生盡量闡發，（一）樹立新中央政權之意義，（二）反共親日和平救國之必要，（三）抗戰救國之根本錯誤。又規定從上述大意中，於廿七日內命題，令學生作文，並選定各級代表作兩篇，送縣府轉送「友邦」特務機關攷核。

又聽說昨今兩天「友邦」宣撫班橫山氏由縣府督學呂玉書伴同赴各校調查教職員思想。規定有四點須當場填寫，（一）思想，（二）宗教，（三）特長，（四）短處。我以爲此舉實屬多事，各校教職員在「友邦」橫山氏懷慷慨的氣概之下，自然所填寫的均能使彼滿意，又誰敢寫思想傾向於抗日，或以研究三民主義爲特長呢？

純正思想，畢竟不是容易的事。蘇州「良民」雖多，畢竟思想有欠純正者尙不在少數。否則又何勞「友邦」的「再注意，多方設法？」

有人說：要使青年思想純正，先須革除城門口脫帽行敬禮的規定；因為進出城門行敬禮，正是一種給人們以臥薪嘗膽的訓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今天報載：游擊司令程萬軍氏率部投誠。據說他部下的人數正和他的大名相等，約近萬人。投誠這件事的是非功過，姑置勿論，就他向新聞記者所發表的談話，却有相當的動聽，他說：「中日民衆素無敵對行爲，在華日軍不可任意槍殺中國無辜人民，不可無故燃燒民衆房屋。中國婦女素重貞操，在華日軍切勿任意姦污。」竊維「江蘇省府」成立以來，我們所聽到的祇是向「友邦」崇功報德的話，禁止日軍的任意姦淫槍殺，乃可憐的劫後民衆所急迫的要求。現在竟然有人敢公開提出，這在淪陷區內總算是一件差強人意的的事了。

也是今天報載：日「滿」文化協會理事水野曉梅君，最近發表「敬告中國仁人志士」一文，他以爲近來中國所犯的最大錯誤，是由於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固有道德，完全拋棄所造成。全文末後數節，又以爲今後中國的再造，將有待於中國的一般仁人志士，務須把這個支離滅裂的中

國，依然回復一個道德主義的國家，然後才有生機復見否極泰來的指望。

道德主義本爲人所重視，水野君的關懷中國，惠然賜教，我認爲值得感謝。不過，日軍的任意槍殺我們的人民，任意姦淫我們的婦女，亦似乎爲道德主義所勿許，所以我想也還贈他一個「道德主義」，希望日本也成一個道德主義的國家。

十一月二十七日

「維新政府」召集的「全國民衆大會的江蘇省縣代表」將於今日晉京，事先省府分別通知各機關學校推派代表歡送。我想，晉京參加全國民衆大會，茲事體大，僅有各機關學校代表歡送，不足以示隆重，應請分飭各宮觀寺院邀集和尚道士尼姑一體參加，那末庶乎「漪歟盛哉」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

此次南京的代表大會，一般人以爲他們是兒戲，但他們自己却一本正經的在假戲真做。他們居然也拍通電，發宣言，選舉主席團，議決大會口號，着實做像了開大會的格局。他們的口號中除「實行中日親善」，「擁護維新政府」以外，還有「促進中國之統一」這類引人動聽的話。但我想，「收復失地」不列在口號之中，小民們總難免引爲缺憾。其實「收復失地」固環境所不

許喊，亦「大民」所不願喊，然置之勿提，亦非妥當。我以為不妨直截痛快地喊一句「實行中日一家」，則既敦邦交，而對於失地問題，又有了交代；且更足表示「友軍」之用盡氣力，攻陷各地，嚙噬道理，蓋我已與你併了家也。

下午在路上遇見前任自治會秘書現任江蘇省立圖書館長的徐相秋，他嘴唇上已留了鬍子，身體也較前發胖了。「派頭」全部新貴化，已非事變前「毛頭小伙子」可比。他向我拱拱手，我惶恐不知所答。

十一月三十日

蘇省本是文化薈萃之區，戰前已立案的中小學校很多，戰後有許多學校以無力主持而停辦，有許多學校遷滬上課了。自「維新政府」成立，「江蘇省府」亦相繼成立。經陳「省長」的親善有方，至少蘇州却是明朗化了。他們為充實明朗化起見，更盡力的設法一切恢復常態，盡力的拉攏各界與之合作，共慶昇平。於是商店復業了，工廠開工了，「友軍」欣然的向國內外宣傳中國人民懂得親善，願意在「皇軍」保護之下度其王道樂土的生活。

確實蘇州人民一切都進步了，已懂得禮節，已懂得在城門口向「皇軍」行敬禮，市面已恢復了常態，滿街都是良民，而且更有許多超越乎尋常小百姓的「大民」。所缺然者：辦教育事業的

人，還不會懂得蘇州已成了王道樂土，所以教育事業還沒有復興，除官辦的縣立中學一所及若干小學校外，舊時立案的各中小學校都沒有還蘇開課。「教育廳」覺得舊時各學校不來與之合作，似乎有失體面，於是訂定申請復課辦法。據今天報載，大意是：本省各縣戰前立案之私立中小學校，應限期遷回原址，申請復課，如延不申請，當查封其校產校具，撥作他校應用。朋友對我說，這種辦法，謂之「友邦」化，「友邦」一向強迫我們與之親善，我們每因無法與之親善，他們就不惜以武力促其實現。現在蘇省一般舊時辦教育事業的人，不願將學校遷回原址復課，正因為對於現在「教育廳」無法與之親善，而「教育廳」偏要限期申請遷回原址復課，這就是強迫舊時辦教育事業的人硬要來親善；延不申請而沒收其校產校具，也就等於不惜以武力促其實現云。

也是據今天報載：吳縣士紳彭子嘉等響應江朝宗和平通電中有「茲特默察民情，熟籌國是，竊謂非釐定國體，不能弭戰救民，非親善鄰邦，不能反共救國，伏願邦人君子，詳加研討。」以彭子嘉的大才，經他們「熟籌國是」之後所定之方針，想來自合道理。不過我自愧不才，從未研究過政治經濟之學，也從未「熟籌」過「國是」，不敢妄加末議，特轉錄於此，真的伏願邦人君子，詳加研討：究竟他說的是什麼話？

十二月一日

自北平江朝宗發表和平通電後，在蘇州，昨天報上既有彭子嘉等之覆電響應，今天報上又發表「江蘇省政府」響應江氏電文，中有「海內蒼生，恐斯人之不出；河山帶礪，示天下以大公」等語。列名者爲：「江蘇省長兼財政廳廳長」陳則民，「民政廳廳長」潘振霄，「教育廳廳長」秦冕鈞，「建設廳廳長」潘子義，「警務處處長」丁南洲。有人說，這通電太客氣了，已有陳則民等出來，蒼生都已得救，不用再有「斯人不岀」之歎了。

今天報上又發表營業稅處闡明原則，出示佈告，長篇大論，頭頭是道，總之，「絕無病商之虞。」（這是佈告中的原文）查現在江蘇全省營業稅處處長是我們「陳省長」的快婿王伯平充任的。王處長大學畢業，乃一少年新貴。他施政得法，恢復了過去的釐捐政策，各處設卡，徵收過境稅，所以他這營業稅，營業確然不壞。不過，也許因爲徵收人員辦事認真過分，而商民無知，每不識好歹，所以自營業稅舉辦以來，商民頗有「方命虐民」之怨。今天王處長出示佈告，正爲商民解釋誤會也。

十二月二日

縣公署教育科科長高懷之辦事實認真，他以此次「促進樹立新中央政權代表大會」業已在京開幕，對於奠定東亞和平，及中日相互親善提攜等提案，一致通過，各方自應響應，以示擁

護，爲特訂定辦法，徵求各小學生關於此項作文成績。他擬定了許多題目，分函各縣立小學照辦。我覺得事關擁護代表大會，茲事體大，命小學生作文響應，似乎太輕視了各代表。而且小學生知識糊塗，不知輕重，萬一文中說及蔣委員長之偉大，豈不就要有傷中日親善？所以爲小心慎重計，應請高科長親自動筆，撰著大文，庶幾語語得體，中外共賞。

十二月三日

近來蘇州時常懸旗，中國雙十節當然懸旗，「友邦」天長節也要懸旗；「維新政府」大員到蘇要懸旗，「友邦」什麼大員到蘇也懸旗，其他如一二八，八一三，九一八，據說都已成了中國的更生紀念，自然更不可不懸旗。佳節既多，紀念亦多，大員更多，所以三日一懸，五日一掛，大有「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之概。弄得商民人等，旗雖遵命懸掛，心却七昏八倒纏不清楚究竟爲了什麼事？

今天街上又是五色國旗飄揚，問諸友人，才知今天是蘇州地方紀念。——原來去年今日，正蘇州成立自治會，這却真是值得紀念的。

回憶去年今日，「皇軍」初到，皇法全無。一般平時懷才不遇之士，紛起「自治」，治得自己穿綢吃油，脫胎換骨，江山雖已變色，門庭因而重振。凡屬新富新貴，運道轉機，都基於去年

自治會之成立。倘無曩昔，焉有今日？所以這個地方紀念才真配得上稱謂「更生」，才真值得懸旗慶祝。

蘇州新報關於此事的記載，標題有：「過去之艱難困苦堪以回憶」，誠非虛語。不過有許多人認為這個紀念日，「不堪回首」，則是他們命裏注定窮苦，自當另作別論了。

十二月四日

昨天「友邦」鈴木中將來蘇，我們當局為表示熱烈親善起見，事先在平門及錢萬里橋搭有歡迎牌樓兩座，各機關長官都到站恭迎，縣立中學暨各小學也均由各該校校長分別率領學生到站迎迓。現在當局對小學生真看得起，任何盛舉，小學生總有份參加。言念及此，不禁起「予生也早。」之感，若遲生幾年，此時也在做小學生，不是也可以躬親其盛了麼？

十二月五日

「蘇省警務處處長」丁南洲，資格雖然毫無，地位現已顯然，鴉片烟癮雖深，辦事却有精神。他以時值冬令，對於閭閻安寧，亟宜籌商，特擬定詳細辦法，各縣實行聯防。

生這個年頭，保護閭閻安寧，誠小民們所急望而不敢請也。丁處長關懷民瘼，良用感戴，不

過爲謹慎計，我覺得最好請丁處長購辦大批煤料，送呈「皇軍」，藉免將民間門窗檯櫈，焚燒烤火；購辦大批棉被，送呈「皇軍」，藉免向民間借用。同時又最好佈告鄉民，凡有年輕姑娘，法幣金銀，善自當心，妥予藏匿，未雨綢繆，共圖安寧。愚陋所見，雖屬杞人憂天之想，亦誠釜底抽薪之策。是否有當，尙祈處長尊裁。

十二月六日

施政端賴經濟，無錢萬事難行，所以營業稅處處長王伯平特別賣力，亟謀開源。蘇省營業稅局，各縣已先後成立，並遍設稽征所。即就蘇州一地而論，稽征所已成立者，計有婁、齊、盤三門及寬渡橋，楓橋，滄關，木渎，蠡口，橫塘等九處，而王處長猶以爲未足，今天又發表增設閶門，胥門，虎邱，車坊，斜塘等五稽征所。從此漏稅決不可能，稅收必然豐富，地方復興，實利賴之。

有人說，辦營業稅局固津津有味，禁烟局收入亦很可觀，禁烟局局長爲一大肥缺。我想，烟賭娼三者並稱，好得在王道樂土，大可再來一個禁賭局與禁娼局。烟既不可不禁，賭娼自然未便聽其盛行。禁烟局既成立在先，禁賭局與禁娼局舉辦於後，當無不合之處。禁烟局的規定是：凡烟民認爲暫時不能戒絕，必須吸烟者，繳款領取甲種或乙種執照，准其過癮。若舉辦禁賭局與禁

娼局亦可妨此辦法：凡賭客或嫖客認爲暫時不能戒絕，必須賭博或宿娼者，也繳款領取甲種或乙種執照，准其荒唐。果真舉辦，稅收亦必可觀。省府既增收，局長又飽私囊，真是一舉兩得。這事本來我可自上陳條，藉便謀取局長優缺，不過，細想局長位置決非我們小百姓可充任的，還得要讓諸「大民會」諸公。一得之愚，勿敢自秘，故在此公開發表，希望「大民會」諸公，勿負區區好意，趕快進行。

十二月九日

聽說「大民會」爲使喚起人民對該會認識其使命起見，不久將在蘇表演話劇，民衆可免費看戲，這也是王道樂土上人民的福氣。不過我希望最好不用話劇，用木人頭戲來表演，那末觀衆所得的印象一定更深刻，而興趣也一定更濃厚了。

十二月十一日

吳縣自此次郭會基任縣長以來，因其以身作則，人民已深知愛國，深知親善。（現在王道樂土，親善就是愛國，抗日乃係叛逆。）可是他身爲父母官，真是愛民如子，誠恐人民對於親善愛國之道，或有未盡週知，故另行組織宣傳組。今天已發表縣署教育科長高懷之爲組長，即日開始

辦公。此後人民思想的進步，當可預卜，我們得此賢明的父母官，豈僅蘇人幸甚，抑亦全國幸甚。

十二月十三日

今天報上發表教育廳長秦鈞告青年學生及家長書，其扼要點爲「中日親善，始可共存共榮」。繼又申說遷滬學校之不可恃，中有「學校設備之不完全，猶其餘事；且托庇於外人之下，是否安全，亦宜審之」。我覺得這話僅說了一半，還不十分透澈，最好增添「托庇於皇軍之下，絕對安全，不用審之」，那末旅滬學生才可放心歸來。

十二月十七日

吳縣田賦收入，本爲一大鉅款，可是近來鄉民對於完糧，都不肯遵命照辦。縣府一切開支，端賴此款應付，而自十月下旬啓征以來，幾無收入可言，這真使郭先生縣長急得雙腳發跳。今天看到縣府發出催完佈告，語重心長，言辭之間，十分可憐，略謂「查應征第一期田賦，於十月廿五日啓完，現已一月有餘，核閱日收紅簿，幾無收入可言，似此觀望疲延，尙復成何事體，要知賦稅一項，關係一切正供，復興工作，行政設施，無一不賴應付。現在庫空如洗，需款孔殷，現

轉瞬兩個月，征收期限，即將屆滿，若不趕緊催完，不但關衛全部事業，即教育警察等重要設施，亦將感受重大影響」云云。我讀到庫空如洗之句，不禁起惻隱之心。其實我想，假使縣府果真庫空如洗，不妨即發捐簿，挨戶募化，否則鄉民如再延不完糧，豈不真要急死了我們的郭先生？

十二月十九日

今天報載各省市縣代表大會，以人民因戰事所受痛苦太深，特通電歐美各邦，說：爲人道計，請求歐美朝野人士對黨政府停止接濟，藉弭戰爭。列名者爲「中華民國促進樹立新中央新政權」各省市縣民衆代表大會主席「吳孝侯，孫棣三，金田，鍾叔進，戴邦修，陶賜三等率蘇浙皖閩贛豫六省寧滬兩特別市全體代表四百十八人並六省市全體民衆三萬萬人同叩。

這件事引起朋輩中許多談話，有人說，原來各代表都是好良心，處處爲人民着想，熱心的爲人民救苦。有人說，爲「人道」計，除電致歐美各邦請求停止對黨政府接濟外，也應同時電請「友邦」趕快實施轟炸，以消滅黨政府抗戰的力量。有人說，吳孝侯等太看重小百姓了，怎麼三萬萬小百姓也有資格隨之同叩。有人說，我雖也是六省市三萬萬民衆之一，但通電歐美各邦這件事，絕未與聞，不敢掠美，合亟聲明。我則無所謂，我既不敢言「爲人道計」，更不敢聲明通電

歐美各邦這事絕未與聞，因為自然不容我們與聞的。我覺得有大代表在，我們小百姓就根本不配說話，既承他們看得起，要我們隨之同叩，我們小百姓唯有聽命同叩而已。

十二月二十二日

「維新政府立法院長」溫宗堯時撰長篇論文，討論中日問題，雖以地位關係，觀點不同，然有時也頗多使人值得一讀的話。近作「戰爭和平別有道乎」一文，中稱：「……無人不願和平……日本亦豈無此心，然日本提出和平之條件，過寬則無以慰日本人民之心，過酷又非國民政府所能受。若以臨時維新二政府管內之在野之人，出而呼籲和平，勿論其人爲如何，國民政府必認爲受人驅使之傀儡，其呼籲不值一顧。」這幾句話似乎見得他尙明事理。末節更言「遼來則事遼，金來則事金，蒙古來則事蒙古，滿洲來則事滿洲，中國民族性之弱，考之歷史，誠不勝其所辱矣。獨至今日，不維人民之氣，表現從古未有之壯烈，乃至領兵之人，民國以來，久習於倒戈，獨至今日，不維大將無洪承疇吳三桂其人，乃至偏裨小校，亦前仆後繼，不聞一倒戈者」。這確是實話。我也覺得此次抗戰將士，未聞一倒戈者，這誠足爲「友邦」担苦悶。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午，朋友來無意中談起了常玉清。會充浴堂老板，並在上海巡捕房吃過多年官司的常玉清現在已一躍而爲「維新政府」要人了。他一身兼任很多的職份，既是黃道會會長，又是「維新政府內政部」顧問，更兼「綏靖部」什麼要職。他奉命指示黃道會會員刺殺過很多的抗日份子，敢說上海報上時常發表他的功德。他原是安清同盟會的領袖，蘇州報上曾盛贊他的勢力，說他有十數萬安清同盟會會員，可以聽他的指揮。「友邦」也盛贊他的才能。認爲憑他的力量，對於中日親善前途，可以得到很大的幫助。不久以前，安清同盟會在京恭奉祖師入廟，有市政督辦公署奏樂隊吹奏樂器，儀式隆重，參加者數千人。朋友對我說，「皇軍」一到，諸色人等，各得榮貴，此亦國家將興之兆歟？

十二月三十一日

今天是民國二十七年最後一天。這一年中蘇州經「新貴」們的努力，博得「友邦」人士不少的笑意。我們小百姓在感戴「新貴」之餘，覺得大可爲他們的德政作一個統計。例如教育有方，人民的思想已進步到如何的純正？城門口行禮，已進步到如何的恭敬像樣？對於「友邦」已如何的認識其皇恩浩大？征稅有方，收數較前如何的進步？商民如何的服貼？他如娼妓多了若干，賭場多了若干，售吸所多了若干，凡此瑣瑣，盡屬德政，一一統計，大有可觀。日後編著叢史，提

及此時，當使後人疑入漢唐之治了。

同時我覺得還可爲新貴們各人算一個命，他們今年走的什麼大運，命中應如何的富貴？一向潦倒的陳則民，此時竟做省長，從未研究過建設的潘子義，此時竟做建設廳長，僅備烟槍的丁南洲，此時竟做警務處長，他如莊驥，徐雲秋，以及流氓，黨三，光棍，盡會發財，恐自己夢中也不會想到有此一日。

一年是過去了，我在王道樂土中安居了一年，得享昇平，感激之餘，無以爲報，謹在這裏獻一愚計：新貴們自明年元旦起，各人可向「友邦」特務機關長認爲「寄爺」，以期公侯萬代，世世發跡。

廿八年一月一日

清晨就聽到爆竹聲，舊年發財的人已很多，新年自然更該「恭禧」了。僕人送進報來，封面全部紅色，第二面上有「恭賀新禧」四大字，底下印着陳則民等數十名的台銜，這好像是一份「新貴一覽表」。社論題爲「乙卯歲首感言」，作者我們的縣長郭曾基。他所希望於今年者，計有三要點：一，希望中華民國，改正其思想，勿輕信謠言也。二，希望南北政府，完成其組織，以應付潮流也。三，希望東亞全局，早息其戰爭，以回復和平也。頭頭是道，想「友邦」人

士讀了也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但我覺得還可以加三點：一，希望城門行禮，當心其姿勢，勿白吃耳光也。二，希望大民新貴，致力其理財，以豐富私囊也。三，希望烟館賭娼，多加其發展，以共慶昇平也。

一月三日

近來大民會對於招收會員，異常努力。按照大民會規定，凡加入為會員，須繳會費兩元。努力招徠，大致職是故耳。他們除托親友轉輾拉攏外，宣傳科長莊驥，又製就大批標語，廣貼街頭巷口，各小便處也貼滿了。凡見有生生堂白濁丸，探芝堂婦女調經丸的廣告，同時也即可以看到「大民會」的標語。文句是「凡新中國的人民，均有加入大民會之義務」，「大家一致加入大民會，那才大家可以安居樂業」。我覺得第一句不過爾爾，第二句十分出色。大家一致加入大民會，那才可以安居樂業；反之，大家不加入大民會，那就大家不能安居樂業。這倒頗有點像留聲片中范少山所唱的交好運：人家拿我這張片子聽，可以得到怎樣的好處；人家不拿我這張片子聽，便要變成怎樣的不好。又好像玄妙觀裏賣梨膏糖者所唱的吃了我梨膏糖怎樣，不吃我梨膏糖又要怎樣。

如果真是不加入大民會便不能安居樂業，那自然我也祇得去加入了。可是現在我讀到這標語

，我總認為這是廣告而已，宣傳而已。我當作在玄妙觀裏聽賣梨膏糖者的唱歌，儘他說吃了怎好，不吃將怎樣的不好，但我却始終沒有去買來吃過。

據朋友告訴我：大民會在吳江曾實施強迫加入政策，凡屬公務人員概須繳會費兩元，雖警察亦難豁免。這個政策。在蘇州尚未實施，也許不久會實施的，不過我很是定心，因為我非公務員，我連警察的位置也沒有，所以我這兩元決不會給他們捐去的。

一月十日

聽說「友邦」聯合「維新政府」組織聯合治安會，其地位高於「維新政府」，正會長為「友邦」華中最高司令，副會長為「維新政府綏靖部長」。該治安會不久將組織「防共青年團」，凡年在十八歲以上三十二歲以下均有入團之義務。朋友對我說，這就是徵兵制，你將如何？我說，這又何容考慮？我們份屬青年，自然唯有聽候防共而已。

一月十二日

近來蘇州報上時有常玉清所主持的安清同盟會的消息，今天蘇州新報社論即以「安清同盟會的任務」為題，撰著社論的記者先生認「安清同盟會前途的進展，與中日兩國的親善提攜，頗多

密切的關係，我人對此新興勢力，却不得不予重大的注視」。說及安清社黨的產生，有：「爰集合江湖志士，以仁義禮智信爲立教之本」。說及其任務，有：「安清同盟會今後對於促進中日兩大民族間的團結，應該遵照新中央政府的政策，而確立其應採之手段，與應行之步驟」。其他還說了今日中國民族之道德精神喪失殆盡，要恢復固有之道德精神，全仗安清同盟會之努力。

我非江湖志士，所以對於安清同盟會的組織與內容，全不明瞭。我所一向知道的，僅是該會會長常玉清是浴堂老闆出身，曾在上海巡捕房吃過多年官司。我最初看到安清同盟會成立的消息，以爲這不過是吃白食「敲竹槓」貽害社會的組織，現在讀此社論，才知它與中日兩國的親善提攜，也頗多密切關係！我最初以爲常玉清手下擁有不少弟兄，盡是地痞，流氓，惡棍，現在讀此社論，才知他們都是江湖志士；我最初以爲安清同盟會以不仁，不義，寡廉，鮮恥爲立教之本，現在讀此社論，才知它以仁義禮智信爲立教之本；我最初以爲安清同盟會之公開活動，世風將愈趨愈下，中國民族之道德精神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現在讀此社論，才知中國固有道德精神之恢復，正全仗安清同盟之努力。總之，我讀此社論，才知安清同盟會之性質，才知安清同盟會之偉大，才覺悟過去對安清同盟會認識之錯誤。

社論中所說及其任務，據朋友告我，他們已在努力地實行。上海抗日份子之被刺，即表示他們已確立其應採之手段。

我想，假使大家加入安清同盟會，大家都成了江湖志士，到那時，不知將成爲怎麼一個社會？大民會成立於先，安清同盟會活躍於後，中國再不強盛，真無天理！

一月十五日

日來一般人很注意防共青年團之組織，聽說防共青年團招募一百五十萬員後，先將開赴「友邦」訓練，然後調往東北實行防共。有人說，若果真這樣做，淪陷區內將僅剩婦孺老小，再也見不到青年。人心必大起恐慌，市面必因而冷落。有人說，若全家都賴該青年維持生活，該青年起征防共，全家生產無人，婦孺將何以爲生。有人說，青年走了，家中留着老婆，「友軍」必上下其手，此事殊堪憂慮。有人說，防共未成，公妻先行，這是勢所必然。茶室中人，紛紛在議論着這件事。

我早就說過：果真征募青年防共，那末我份屬青年，惟有聽候防共而已。可是我不知其中有無恩賜免征的辦，「綏靖部」任「部長」及江蘇陳「省長」等的公子，能否免征，若「王子犯法庶民同罪」，那倒真是值得焦急的。我們小百姓的身體生命，原不足重視，他們既富且貴的公子加以防共而防壞了身體或防死了生命，豈不可惜？

十月十六日

前幾天蘇州電話局登報招收女接線員，規定年齡十六歲至二十歲，程度初中畢業，一經錄取，訓練三個月，委派工作，訓練時間按月津貼十元，正委派工作後，另定薪額。

目下蘇州雖已成為王道樂土，然而門重庭振者，畢竟不過限於一輩新興的達官貴吏與「大民」，小百姓還多數窮得無以自存。報上發表了這一個廣告，失學失業的窮小姐，以為生計有路，都爭着報名去應考。

下午遇到張小姐，她也是報名去應考的一員，她說「所考的題目並不難，可是口試時却使我嚇退了。口試者是「友軍」官佐，旁坐是一位中國譯員。口試中重要的問題是：你會不會唱歌？你會不會跳舞？你會不會喝啤酒？我的回答全是「不會」，於是就因而沒有錄取，同時我心中嚇得再也不敢希望其錄取了。」

我聽到了她的報告，又增加了一重智識，假使我將來生了女兒的話，我定要先予以唱歌跳舞與喝啤酒的訓練，否則恐在王道樂土上永遠找不到女子的職業。

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看到出棺材，茲事雖小，不可無記。原來一棺長眠的是現任全省警務處長，丁南洲的封翁——丁春之。春之是蘇州電氣廠的協理，擁有相當資產。聽說陳則民活動省長時，經濟即由他「抱腰」，就憑這點關係，所以現在他的染有烟癮的兒子以平民而成大貴。所惜他正中丁「若享兒子福，鼻頭要朝北」的諺語，前月竟以中風逝世。孝子等擇於今天領帖發引，弔客盈門，備極哀榮。出殯儀仗，十分闊氣。蘇州自成王道樂土以來，我們僅看到幾次慶祝廣州漢口淪陷的提燈會，這樣盛大的出棺材却還是第一次。

儀仗的頭道是自由車巡察隊，接着有警察局軍樂隊應有的場面，不用細表。省警察局長程平若身穿長袍馬褂步行恭送。各區警察局長暨巡官等都身穿制服，恭親執拂。功布中的孝子孝孫，四圍有大批衛隊保護，手中執有出壳的手槍與盒子砲。另有汽車六輛，專載家族，汽車的腳板上也立有四位執手槍的武裝警察。有人說，這樣的警衛森嚴，蓋恐防再出第二次棺材。

沿途觀衆，都在贊丁老先生的福氣，隔壁王好婆說：「不要看盛娶親，祇要看盛出棺材，兒子出得好，出殯就盛了」。真的，這次丁老先生出殯，排場有這樣闊綽，全是孝子丁南洲的面子。不過同時我也想，蘇州警務，原有「友軍」負責，警務處的官佐隊士，儘可飽食無事，送出殯實在是一件最適當的工作。

月二十四日

報載，「維新政府」下的江浙綏靖二區司令龔國樑，邇來鑒於社會上有一班貪婪之徒，往往以做壽爲名，不日內子三十大慶，即曰祖父百年冥誕，實行斂錢，當此民生凋疲之際，豈容是項惡風存在，昨特頒發佈告，嚴予查禁。

真的，近來翻閱報紙，每天多有做壽的廣告，其中尤以冥誕爲最多。主人十分之九是過去的江湖志士，現在的綏靖隊官佐，或「友軍」方面的密探。我本在懷疑怎麼這輩人經「友軍」一來，都變成了孝子孝孫？今天看到龔氏的佈告，才知原來是要人家去向他們盡孝。

一月二十六日

花樣年年翻，不及今年多，我們的陳「省長」以歲聿云暮，行將立春，忽發奇想，詳考典章通令各縣，舉行迎春典禮。令文似乎相當典雅，轉錄如左：

照得授時頒朔，不廢夏正；教稼明農，先行春令。誠以我中華以農立國，民間服矚力穡，歲有常經。自東作以迄西成，按廿四氣以推移，應乎律呂先春，祈而後秋報，循二千餘年之治道，協乎天人，則迎春之禮尙焉。民國肇造，垂二十有八載，日尋干戈，迄無寧歲，舊禮寢廢，民失

具瞻，遂使農事不修，災祲疊見，毋亦守土之責，有所未盡歟？本省長服務鄉邦，忝膺民社，際貞下起元之會，值一陽復始之交，是用詳考典章，製爲圖說，頒發各縣先行修復迎春典禮，以重農功，而迓神庥。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該知事遵照，一體舉行。所需經費，不得過一百元，准予在省款項下，撙節動支，實核開報，另文抵解，並不得踵事增華，是爲至要！此令。

這令又發表後，又引起了朋輩中相互談論，有人說，中國農民，從此才有好日子過。原來過去的「農事不修，災祲疊見」，都是「舊禮寢廢，民失具瞻」的關係；現在修復迎春典禮，「舊禮不廢」，「民得具瞻」，自然，「農事大修，災祲不見」了。有人說，我們的省長太辛苦了，在政務百忙之中，還要去「詳考典章」，真虧他身體好，否則縱然古書讀得多，恐精神也要够不上。有人說，「以重農功而迓神庥」，不如改爲，「以重農功而迓軍庥」，因爲我們目前過日子，却是全靠「皇軍」，並不依賴「春神」，得罪了「春神」不要緊，得罪了「皇軍」沒得命。有人說，「皇軍」不過盡，「春神」迎不到，縱然迎了來，也要嚇得逃。有人說，與其各縣發百元迎春，不如各縣發十担施米。有人說，俗稱：如果吃飽了飯，沒有事做，曆本也可讀得，我們的省長却真有無聊讀曆本的雅興。

據報載迎春典禮的規定是：先立春日，各縣於東郊造芒神春牛。（芒神春牛式另有圖說）屆立春日，設案於芒神春牛前，陳香燭果酒之屬，案前布拜席，（知事一席，餘視人數）通贊一

人，執事者若干人，於席左右立，縣知事率在城文官服禮服畢，詣東郊。立春時至，通贊贊行禮，知事一人在前，餘以序列，行就拜位，贊四拜禮，執事者舉靈爵跪於知事之左，知事受爵，酌酒爵酒三，（即三進酒三獻爵）授爵於執事者復行四拜禮，衆隨行禮，興，迺昇芒神春牛，鼓樂前導，各官從後，迎入城，置於公所，（縣署大堂）各官執彩杖環立，樂工擊鼓，擊春牛三，迺各退。——以上就是陳省長詳考典章之後所訂的禮節。

希望立春日快點到，看看這昇平的氣象，我覺得，當茲國家昇平無事之秋，來一個迎春典禮，實在也是應有的點綴。

一月二十七日

最近蘇州到了不少「維新學院」的學生，由錢介軒率領，分頭調查省府縣府及各廳處。

記得「皇軍」初臨蘇城，一般讀書人恐遭天忌，都不敢自認自己是學界中人。大學生更易得抗日之罪，急忙把家中所有證件毀滅，學士裝的照片撕得粉碎，冀求安全。達到戶口調查，職業項下都填着商字，以爲商人多奸，藉此也許可以博得對方之親善。那知到今天，大學生未必在「格殺不論」之列，而維新學院的學生更獲得了特殊寵榮的待遇，竟然有調查省府各機關的資格。

據報載：「調查目的，雖爲求明瞭現今維新政府統治下之江蘇省政府及吳縣縣政府政治情形，尤要者調查民間正確的要求，及民衆對於政府的輿論，及現任官吏之口碑，作爲參考。」由是觀之，則維新學院學生大有過去監察委員或內政部視察員之身份。

就調查一事而論，關於民間的表示，假使要我來答覆，我將說：民間正確的要求是「把中國送給友邦」；捨此我自然也另有許多話，但我怕說出來維新學院學生不敢作爲參考。

一月二十八日

今天是「一二八」紀念日，我以爲中央於此日當然有沉痛的紀念，淪陷區內必無所表示，可是事實不然，蘇州却也舉辦了一個盛大的紀念會。這是由大民會召開的，地點是北局開明大戲院。歡迎各界民衆，自由參加。大會演說以後，特請滑稽家姚嬉笑主演改良獨腳戲，並有三弦拉戲及魔術，以佐餘興。

做人畢竟在王道榮土「寫意」。同樣的一個紀念日，我想假使在重慶成都，所看到的表演，將如何的悲痛哀感，令人懷喪乏味，而在蘇州却可以看到滑稽戲。

出席大會演說者，計有大民會科長姚仲飭，縣署教育科長高懷之等。演辭的精義，不外乎吾人應覺悟過去之種種錯誤，而現在惟有努力於中日親善提攜。他們講得似乎一本正經，然而聽衆

視同看姚嬉笑的表演，却同樣的引爲滑稽。

朋友說，在王道樂土紀念「一二八」，本來是一件滑稽的事，滑稽事，佐以滑稽戲，這就好比圖畫之顏色，配合均勻，若改爲京劇話劇，那就覺得不相稱了。

朋友又說，我細想維新政府以及所屬各機關大民會安清同盟會等，都可去聘請姚嬉笑這輩滑稽家爲高等顧問，庶幾萬民歡樂，大家滑稽，反正「友邦」主持下的各種機關，本來是一種滑稽的組織。

一月二十九日

據報載，維新學院來蘇調查學員中之新聞班班長沈軫輝發表談話，大意是：「此次原田少將以畢生之精力，創辦『維新學院』，……中日師生打成一片，絕無絲毫之歧視心理。將來畢業後，即分配於軍報道部，各地省市政府及其他機關服務，從事監督指導工作。……現在政府官吏之頭腦簡單者，往往以當今爲升官發財之大好機會，乘此可盡量搜刮民脂民膏以遂其私慾。……最足痛心之事，可爲君告者：即某某機關之職員，多數染有嗜好，彼等雖多方隱瞞，然事實俱在，無可掩飾」。就這段談話中，可以知道維新學院之性質，及現在官吏之舒服，值得傳佈，特轉錄如上。

二月四日

按照二十七年國曆通書，今天是立春日。吳縣公署遵省府通令，籌備了一個盛大的迎春典禮。正午十二時，全部儀仗在縣署黃堂之前，排道魚貫出縣。沿途觀衆，擁擠異常，萬人空巷，爭觀迎春，真誰也料不到，「友軍」一來，蘇州樂事，竟層出不窮。

這次迎春的儀仗，極古色古香之能事。看迎春的情味，遠勝於看卓別靈的滑稽。儀仗的開頭是開導馬，繼之以春。鑼燈，軍樂。軍樂過後，有肅靜牌，迴避牌，弄得觀衆如身入五里霧中，「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接着更有清道旂，頭鑼，六合，龍頭，開棍，品級傘，掌扇，鼓樂，春牛，竹篠旂，警察隊，對馬，國旗。另有巍然的知事衙牌及第一二三區各區長衙牌。衙牌捐過，觀衆已在稱羨維新政府中做官的威風，那知更足威風的表演還在後面，原來三個區長一個縣知事，都乘着綠呢大轎招搖過市。我們的縣知事郭曾基坐在轎中滿面笑容，十分舒服。最後是陪祀官禮車，國旗，飛虎，二鑼，金瓜，鼓樂，日照傘，警衛隊隊士，提爐香擋，衛士車等。總之，這次的迎春，如抽去了軍樂，警察隊，警衛隊，衛士車，那就活像過去土地廟顯聖明王出會。

我本來也頗想做官，可是看到此次迎春，使我感到做官殊不容易，像我還太少修養。人家羨慕郭曾基這輩人的威風，我却佩服他們的幽默，自愧弗如。要是我去端坐綠呢大轎，勢必忍不住

笑痛肚皮，有失體統，試看他們一本正經，多麼「敦樸」？這樣滑稽的玩意，他們忍得住不笑，這就是他們的本領。

民國以還，街上已不見有人坐綠呢大轎，簡或在盛出殯中可以看到綠呢大轎，但轎中坐着的不是活人，乃是神位，俗稱「魂轎」，意即：端坐轎中乃死者的靈魂也。此次迎春用了綠呢大轎，不料竟引起了某一個看客的誤會，全部儀仗過後，人家都捧腹大笑，他却輕輕地一聲「死得苦腦」。原來喜氣洋洋的迎春，他竟錯認為盛出棺材。

出東郊，行迎神禮，郭曾基等先後上香，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又先後行跪獻爵禮，獻爵，酌酒，再獻爵，酌酒，三獻酒，酌酒，情狀活像喪家弔客上祭。無怪儀仗行過，小民無知錯認為盛出棺材。

這幕滑稽玩意告終，茶坊酒肆，歡笑聲不絕都在把此事作為談助。郭曾基態度莊重，跪拜盡禮，全無半點兒輕狂，最為「得體」。這是觀衆一致的口評。我却想郭曾基回到家裏要不要捧着腹笑一個暢快？假使他始終認為茲事正經，決不嬉笑，那才真偉大了。

二月八日

上海朋友來信，對我提出兩個問題：為什麼不到上海？在蘇州做良民的滋味如何？

答覆第一個問題很簡單，我天天想離開蘇州，天天想到上海，可是爲了有一個家，事實上未便說走就走。答覆第二個問題却說來話長了。在蘇州做良民真有滋味。卽以近事而論，蘇州有迎春會，可以看到肅靜迴避牌，可以看到知縣官坐綠呢大轎，試問在上海那裏能享受這樣的眼福？又如不久以前的一二八，上海的情景，必然是悲壯沉痛，令人多麼乏味，而在蘇州却可以免費看到滑稽戲。他如新貴之得意滿面，大民之志高氣揚，城門口之鞠躬如也，江湖志士（安清同盟會之會員）之吁嗟闕兮，以及各地淪陷之盛大慶祝，喜氣洋洋，中日一家，凡此種種，俱非上海人所能夢想得到，而住在蘇州却可躬逢其盛。我還恨早生了幾年，假使我此時還在做小學生，那末更多讀書以外的興趣，現在蘇州做小學生，等於公家僱用的「小堂名」，逢有任何慶祝盛典，都得奉命參加，而每次參加，都能得到「友軍」贈賜糖果。聽說本月十一日又是「友邦」的建國節，縣府已令各小學生於是日上午到花園飯店「友軍」師團部共伸慶祝皇恩浩蕩，想屆時又有糖果吃了。總之，現在蘇州的情景，乃中外所絕無，古今所未有也，如果有人要問，在蘇州做良民的滋味究竟如何？那倒很難說。我想，最適當還是引用李後主一句詞曰：「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

二月十日

下午在觀前街踱了一陣，足力有點乏了，一看時間尙早，歸去無聊，於是走進某書店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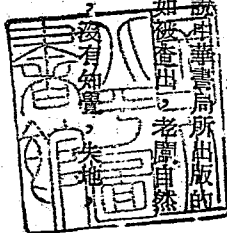
因爲時常光顧，所以和書店老闆已發生了友誼關係。今天老闆不在店內，我問夥計：「老闆那裏去了？」他們說：「憲兵隊去了」，我本無意的問一句，並不真要見老闆，可是聽到老闆到憲兵隊去，却使我感到驚奇，不得不詳探其原委。

經探詢的結果，乃知今天「友邦」憲兵隊會到該書店去檢查書籍。事先該書店以蘇地情形特殊，早把「友軍」所認爲思想錯誤的書籍，全部揀出搬去，歷史教科書已無下冊。因爲有說及中日問題；國文教科書只剩宿貨，因爲十六年後所編的有黨國要人的作品。更爲鄭重計，凡書印有總理遺像，即在剔除之列。他們自以爲十分細心，萬無一失。那裏知道今天「友邦」憲兵查見共和國教科書第四冊的一課「敬國旗」，赫然印着黨國旗兩面，憲兵認爲此事對於青年思想，大有妨礙，除將所有該書沒收外，復請老闆到隊部去談談。

書店夥計說，「共和國教科書還要出亂子書店生意做不得了」！他言下頗有怒氣。我說：「你們店內印着黨國旗的書，你還不自認罪，你真該死」！他聽了我的責備，報以苦笑。

此事一出，各書店老闆又忙着各自重加檢點，有無足招橫禍的書本。聽說中華書局所出版的辭海也要藏着停止發賣了，原因是爲了「九」字項下有「九一八」的條目，如被查出，老闆自然又要倒霉了。

我覺得真要做一個良民，應該不識字，更最好像一個機器人，沒有頭腦，沒有知覺，失地亡國，侵略，壓迫，奴化，羞恥，什麼都不懂，那才保得住太平。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初版

良民日記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二角

編輯者 未名著

出版者 香港皇后大道中
申萱出版社

經售者 各埠大書局

82

507027